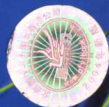


漫画小说系列

很远 很远的将来

Henyuanhenyuande
Jianglai

《北京卡通》杂志社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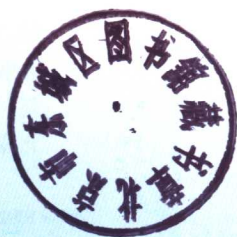
012Z0305333

漫画小说系列

很远很远的将来

*Henyuanhenyuande
Jianglai*

《北京卡通》杂志社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很远很远的将来/《北京卡通》杂志社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漫画小说系列)

ISBN 7-200-05409-7

I. 很... II. 北...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640 号

很远很远的将来

HENYUAN HENYUAN DE JIANGLAI

《北京卡通》杂志社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32开本 4.75印张 80千字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00-05409-7/I·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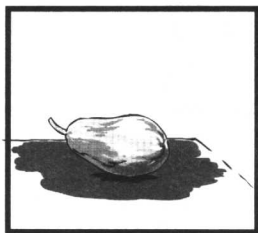
定价:9.80元

目录



紫花苜蓿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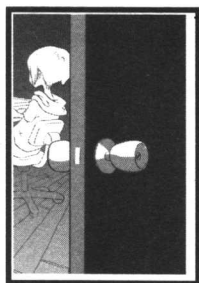
21

青木瓜香



云上积木

31



45

虚拟中的真实

爱之狐

59



目录



很远很远的将来 75



85

花心



我心底的一片雪 101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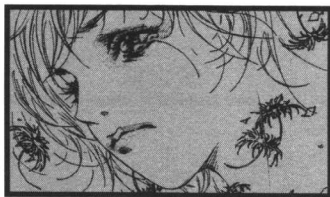
守候安逸

早就说过喜欢你 119



133

三十颗月亮宝石



紫花苜蓿



我出生在美国西雅图，在冰冷的十二月。可我是一个仅仅有八分之一美国血统的中国孩子。我和爸爸生活在一起，因为妈妈在我两岁那年离开了我，回到中国。太平洋上面从此留下了寂寥而悲伤的痕迹，但是他们的分离没有泪水没有争吵。这些都是爸爸告诉我的。

偶尔，妈妈会从遥远的海洋另一端打电话过来，她温柔的声音跨越过冰冷的海洋，在线路里面显得如此遥远，仿佛在天际。

我不清楚妈妈的样子。只是爸爸一直对我说：“卡卡，你的眼睛非常美丽，和你妈妈一模一样。”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因为那一点美国血统而变成了带有碎紫色的漆黑，在阳光下面会折射出美丽的光芒。

我不相信没有爱情的两个人会走到一起，我是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之间一定存在过真挚的爱情。虽然时间的冲刷和岁月的磨洗让爱情在洪流当中渐渐失去吸引力，可是在十六年前，他们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幸福的



人，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西雅图，一个没有喧嚣的现代化城市，我喜欢这个我一直居住的城市。我在这里读九年级，喜欢画画，学着中文和英文，并且深信我终究有一天会回到妈妈的身边，穿越过寂寥悲伤的太平洋。可是我十六岁生日过后不久，爸爸带回来一个有清亮的蓝色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女人，他对我说：“卡卡，这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可抑制地笑了起来：一个男人对着他的孩子说这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我打量着这个女人，她有着张扬而和善的笑容，她对我说：“卡卡，你好。”

或许她是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不喜欢和我眼睛颜色不一样的人。她的眼睛当中有清亮的蓝色，而不是紫色或者黑色。所以我不喜欢她。然后我对爸爸说：“爸爸，你帮我订机票，我要去中国。”

“卡卡，不要这么任性。BIANCA 是很好相处的人，我相信你们可以成为朋友和母女的。”

“这我知道。但是我想回到我真正的妈妈那里，越快越好。祝你们幸福。”我用中文说着这些话。

爸爸没有再说话，他转过身去对那个女人解释着这些。然后我看见那个叫做BIANCA的女人眼睛里面流露出的悲伤，她用温婉的声音对我说：“kaka, we can be friends, believe me. we can be friends. Can be friends……”

我用我漆黑的眼睛对着她亮蓝的眼睛，我对她微笑，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两岁那年爸爸妈妈分开的时候我没有哭，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分别什么叫悲伤。我以为即使爸爸妈妈分开了也





会独自一人生活，可是十六岁那年爸爸带回来一个蓝色眼睛的漂亮女子，她是我未来的妈妈。我相信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以任何方式代替。无论如何。

可是即将离开西雅图的晚上，我哭了。

爸爸帮我订了飞往中国上海的机票。我听到跨越过海洋的线路里面沙沙的声音，妈妈对我说：“卡卡，你回来和我一起住吧。”

妈妈，我很快就要回去了。

我相信这个有着和我一样眼睛的女子会是我永远的妈妈，虽然至今我也对她没有太多记忆。但是我骨子里面相信我的血管里面流淌的是爸爸妈妈的血液，一生如此。

.....

十六岁那年，爸爸带回来了我的新妈妈。但是我离开了他们，我回到中国，从西雅图。

离开的时候是冰冷的二月，最冷的月份。我对爸爸说：“爸，你们要幸福。”

我看到爸爸眼睛里面的无奈和怜爱，他对我说：“无论怎样，向你妈妈问候，我爱你们。”

我微笑，然后进入了鱼缸一样的飞机。

飞机在几万英尺的高空轰鸣，呼啸着从太平洋上方飞过。我一直坚信太平洋上方会是无尽的寂寥和悲伤，我看见窗子外面大片的云在座位下面飞掠而过，纯蓝色的天空和周身融为一体。

我听到旁边有人说：“天堂也一定是温柔的白色和纯净的蓝色组成的。”

他的声音很小，轻轻的、干燥的声音。而让我转过头去看



他的原因是，他说的是中文。

然后我看见了和爸爸一样漆黑的眼睛。

他对我微笑，他说：“你会说中文吗？”

我点点头，然后生涩地说：“你好。”

我又看到他微笑。“你的眼睛很漂亮，有碎紫的颜色。我以为你是美国人，不会说中文呢。”

“你好。我叫萧默。”



“你好，我叫卡卡，卡通的卡。你怎么可以确定天堂的样子？”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很少坐飞机啊，况且又在太平洋之上，于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天堂的样子。”他再次微笑，“我是学美术的。”

美术？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喜欢那些绚烂的颜



料在笔尖下面绽放开来，看着自己的成果，看着那些美丽，渐渐地成为自己的图案荡涤着自己的情绪。“我也喜欢画画。”我说。

他漆黑的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点点的惊喜——我想那该是惊喜吧。他问我：“你是去上海？”

“嗯。”

“我很喜欢上海，现代化在这个城市当中凸现得如此清晰，并且以此为骄傲。快节奏的生活规律，夜晚的繁华落尽，从来不会让你觉得无聊。说不定你也会喜欢上它的。”

“我想会吧，因为我的妈妈在那里。”

“我的家在那里。”

我开始注意我身边的这个男生。他的眼睛和爸爸一样的漆黑明亮，他的头发简洁利落。

他的声音温暖而干净，他的微笑同他的声音一样。



妈妈来机场接我。上海冰冷的二月，天空是低沉的灰色。穿越过重重的人群我看到了那个和我有一样眼睛的女子，她的笑容温柔，如同声音一样。这就是我十四年来未曾见过一面的女子，这就是我以后将生活在一起的和我有最密切血缘关系的人，这就是我的妈妈。

她的声音终于可以不被细细的电话线传播过来。她美丽的笑容如此切近地存在于我的身边，上海的二月是寒冷的季节。灰色的天空下有美丽的笑容。她叫我卡卡，然后她抱着我哭了。

这个三十七岁的女子有着上海女子最精致的妆容和最考究的服饰，孑然一人地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当中，和她的亲人相隔海洋两岸，忙碌而充实，寂寞而无奈。虽然我十四年来未曾



见过她，可是当我看到她的一瞬间我就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和我有最密切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她的眼睛，真的如同爸爸所说的那样，和我的眼睛一模一样。那是黎明破晓前的颜色，漆黑当中的丁点紫色，碎片如同琉璃，无论是阴天还是阳光下都是一样的美丽。

我进入了一所普通的中学读高一，学中国的课程。我依然喜爱着画画，闲下来的时候会让画笔在纸张上面绽放它们的色彩。我画了一幅画，在我上高一的三月里面，它的名字叫做《lucerne，紫花苜蓿》。

它们狭长而椭圆的花瓣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互相纠缠着生长。我把颜色调得很亮很亮，那是和妈妈眼睛当中一样的紫色。这幅画是送给妈妈的，紫花苜蓿的紫色和妈妈眼睛当中的颜色一样，它们在阳光之下闪耀，非常漂亮。我把那幅画给妈妈看的时候，妈妈温柔的笑容带了明亮的色彩。她对我说：“卡卡，你真是个天才。太漂亮了。我喜欢。”她给了我大大的拥抱，然后她的泪水顺着我的脖子流淌下来，“卡卡，我爱你。”

回到上海以后一切正常。爸爸偶尔沿袭妈妈以前的方式从遥远的太平洋另外一边用沙沙的声音传递他的温情。他和他的未婚妻，或者应该说是新娘，很幸福。在机场对



他说的话他做到了，并且完整且真实地拥有。你们要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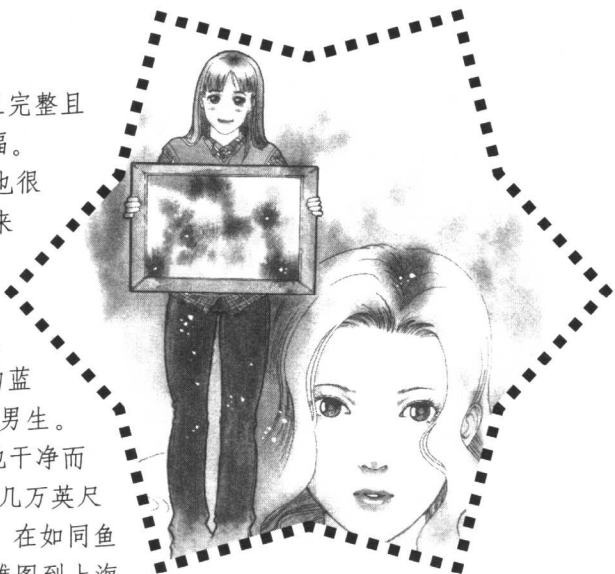
妈妈有了我在身边也很幸福，其实我回到中国来未尝不是幸福。在某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突然记起了那个在飞机上面说天堂一定是温柔的蓝色和纯净的白色组成的男生。他叫萧默，他学美术。他干净而温暖，他的眼睛漆黑。在几万英尺的如同天堂一样的高空，在如同鱼缸一样的飞机上，从西雅图到上海。然后……

我们真的擦身而过了吗？

四月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通知我，我的画《lucerne，紫花苜蓿》获奖了。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寄去过这幅画，这是我送给妈妈的。我对妈妈说：“你把那幅画参加比赛了吗？”“是的，我让它参加比赛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获奖的，说不定还可以到美术学院就读，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所喜爱的温暖幸福的花朵获奖了，它们在阳光之下尽情绽放。它们的紫色和妈妈的眼睛一模一样，那是世界上最温暖和煦的颜色，那是和阳光搭配得完美至极的颜色。

几天后我被告知在市中心有画展，里面有我的画。我请了假去看那个画展。阳光从大大的半圆形玻璃屋顶上射进展厅，在各种各样流光溢彩的画面上面反射着明亮的色泽。然后我找



到了我的画。在我的画的前面，我发现了萧默。

他转过身的时候眼睛刚好看到我，然后他微微讶异地对我说：“卡卡？”

“是。你还记得我？”

“记得啊，在飞机上面说喜欢画画的女生。”

他温暖和煦地笑，如同四月里的阳光。

然后他对我说：“我喜欢这幅画，无论是它的名字还是画面。《lucerne，紫花苜蓿》。我想能画出这样的画的人一定是很温暖的人，一定会很幸福，画面上面有饱和的快乐和幸福，弥漫在整个画面之间。

我喜欢这幅画的作者。”

阳光低低地射入巨大的玻璃展厅，没有任何阻碍。我莫名其妙地微笑。然后我问他：

“你知道作者？”

“不知道。”他微笑。

某个瞬间，所有的光芒汇聚在一点，世界温暖得让人无法逃避。我的眼睛里面有紫色的



光芒，我轻轻地对他说：

“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

因为那幅画，我收到了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妈妈很高兴地帮我转学，一切来得如此措手不及又容易得让人不敢置信。人们对我那幅画的评价是：用色大胆，融入真情，温暖，和煦，快乐，明媚。

而我的快乐就是，我可以从事我所喜爱的事情。妈妈在学校门口抱着我，再次哭泣。

“卡卡，你是我的骄傲。”

我在这所学校里面继续读高一。不同的是画画终于可以变成主修课。我带着我的画进入了这所学校，在那之前，我的名字就被整个学校的同学知道了。因为同样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在这所学校读大一的高才生，萧默。他的作品是《天堂》。

萧默？就是在太平洋上方飞机呼啸而过的时候，说天堂一定是温柔的蓝色和纯净的白色组成的男生？就是那天在画展里面说喜欢《紫花苜蓿》的男生？他也同样获奖了。

是吗？

我莫名其妙地微笑。

半天后我见到了他，我被特殊关照地安排在最好的画室里面，他从逆光的角度的对我微笑。这是他第三次见到我，他声音干净而干燥。“卡卡，你画得

